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永慶升平後傳 第三十七回 李長齡廟中行刺 侯化泰戲耍高杰

詞曰：日日深杯酒滿，朝朝小圃花開。自歌自舞自開懷，且喜無拘無礙。青史幾番春夢，紅塵多少奇才。不須計較莫安排，領取而今現在。

那鐵面僧紀忠看見那高杰、楊勝二人動手，怕是二虎相爭，定有一傷，紀忠要了一條鐵棍，趕奔前去，叫楊勝躲開，說：「賢弟閃在一旁，待我結果他性命！」小霸王楊勝也要看看紀忠的武技如何，把馬往旁一帶，勒馬橫槍，看他二人動手。鐵面僧經忠來到高杰的面前說：「鼠輩休要逞強，你我分個高低！」身臨且近，慢慢說道：「高杰你還不快走！你我假戰三合，佯輸詐敗，你就去。」這裡二人密言說罷，那高杰果然與紀忠戰了有兩三個照面，鐵面僧紀忠照定高杰頭頂，就是一棍。高杰用槍橫壓過梁，往上一迎，撒馬往東就敗。小霸王楊勝一瞧，紀忠真乃英雄也，說：「這個鼠輩果然猛勇，錯非兄長，別人萬不是他的對手哪！你我暫且回山吃酒，不必追趕他了。」帶領人馬歸回湖耳山來。

且說高杰來到東邊樹林之內，見著侯化泰，他說：「侯禿子，你要不是我，你死在小霸王之手。」侯化泰說：「咱們回廟吧，我不與你一般見識。」說罷，二人繞山環往南走了約一里之遙。只見對面跑來一人，渾身滿臉都是血跡，一見侯化泰，連說：「侯大哥救人！後面賊人追將來了。」侯化泰抬頭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辦案的班頭夏德芳，連忙問道：「為何你這等模樣？」夏德芳說：「我自四方鎮與眾位分手之後，我探訪九首真人李長齡的下落。那日我在永善縣一見九首真人李長齡，我想要拿他，不料這賊人本領高強，武藝出眾，因此我被他用暗器打了一身重傷。時才問他把我追將下來，求二位相助！」高杰一聞此言，氣衝兩脅，說：「好一個鼠輩，膽敢拒捕官人！你把我帶了去，把他拿住。」

正說之間，忽見對面來了一個老道，手執寶劍，說：「夏德芳休走！」

高杰跳下馬來，擺手中單鞭，撲奔老道而來，說：「老道別走，看鞭！蓋頂就砸。老道往旁邊一躍，擺寶劍分心就刺。走了兩個照面，老道掏出一宗暗器，照定高杰面門打來。高杰往旁邊一躍，一瞧，原來是一片飛鉢，用單鞭照定老道打去，老道並不放在心上。二人又走了幾趟，老道一連打了幾片飛鉢，高杰用單鞭磕開，氣的老道三屍神暴跳，五靈豪氣騰空，自己武藝又贏不瞭高杰，只可把寶劍一擺，跳出了圈外，說：「小輩，祖師爺失陪了！」那高杰並不追趕，把夏德芳中至近前，說：「班頭，我看你也是一個英雄，我送你一個地方，投奔我的朋友那裡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比你當班頭勝強百倍。」夏德芳說：「叫我投奔哪裡去？」高杰說：「西海岸獨龍關有一位總兵官，名叫張廣太，為人甚是精明強乾。你投奔他去，倒是進步之所。」夏德芳說：「也好，求老爺給我寫一封書信投見去。」高杰說：「你跟我走吧。」夏德芳跟隨二人來到鐵善寺。高杰把馬拴至東跨院，帶領夏德芳來到西院上房，給眾人見禮。高杰叫馬成龍給夏德芳寫了一封書信，打發夏德芳起身去後，那王天寵問道：「你二人這般時候往哪裡去了？」侯化泰把上項事情細說一遍。王天寵說：「你老人家從此不可去了，倘若出事來，你我倒不怕，恐連累這一座鐵善寺廟內，多有不便。」侯化泰說：「我們再也不敢去了。」眾人正在談論之際，忽聽外面叩打山門。小和尚出去，把山門開放，原來是鐵面僧紀忠與白少將軍回來了。進得門來，說：「好險哪，好險！侯老英雄與高將軍為何前去罵山？」侯化泰說：「我一時的粗魯，廟主休要見怪。」把方才之事又重說了一遍。天色已晚，大家歸座。白少將軍重新把衣服換好，辮子編上，掌上燈光。馬成龍問：「白少將軍，湖耳山地勢如何？」白少將軍說：「此湖耳山正西乃是金沙江發源之所。靠正西一帶，有石湖，水內出些魚蝦。那山之西北有稻田地五千畝，是湖耳山屯田養兵之所。北面有兩個山峰：一個是青石峰，一個是峨頭峰。若要進兵，先取了這座山，方能往雲南進兵。」眾人用完了晚飯，天有初鼓之時。高杰平生有個毛病，吃飽了就困，非睡覺不行，高杰說：「你們眾位說話，我要到西屋內睡覺去了。」站將起來，出離北上房，到西廂房北裡間屋內順前簷牀上，和衣而臥，躺下就打呼聲。高杰睡著了不表。

單說鐵面僧與眾人正在談話之際，忽見朱天飛站起身來往外去了，眾人也不在意。原來是眾人正在談話之際，簷上趴著一個人，怕是湖耳山的奸細前來竊聽官事，那朱天飛出來，往各處一找，並不見有人；自己連前帶後各處找過，並不見動靜，方才回歸上房之內。

書中交待，這條人影兒不是別人，正是那九首真人李長齡。他雖然是落荒逃走，自己懷恨在心，他暗中繞道跟隨，到了那高坡之處站立，偷看他三人一同繞山路進了鐵善寺去了。李長齡心中說：「今夜你們休想活命，我是斷不能饒你眾人！」自己找了一個地方，買了些酒飯，吃喝已畢，天已黃昏之時，他收拾齊備，這才竟奔鐵善寺而來。天有二鼓以後，他飛身到了內院，在各處尋找。見西院北上房燈光閃爍，裡面坐定是胖馬馬成龍、瘦馬馬夢太眾位英雄。老道正觀看之際，忽見朱天飛從裡面出來，嚇的九首真人李長齡躡至在廟外，在鬆樹之上躲避。片刻之工，復翻身躍進廟來。看見西廂房中隱隱燈光，他身臨且近，在窗櫺外用舌尖把窗櫺紙濕破，往裡面一看，但則見靠著西牆有一張八仙桌，兩邊各有椅子，桌上放著一個燭燈，點著一盞羊蠟。順前簷一張大牀，牀上躺著一條大漢，正是仇人高杰。李長齡回頭一看，院內無人，他一想：「先結果這個人，然後等大眾睡著覺，再結果他等的性命。」急忙來到西廂房簾櫺以外，見屋中蠟花多長，靜悄悄，空落落，並無一人。隨手掀起簾櫺進去，手執寶劍，到北裡間屋中。一見高杰正在睡熟之際，真是仇人見面，分外眼紅，舉寶劍照定高杰脖頸，「撲味」就是一劍，紅光崩冒，鮮血直流，「咕嚕嚕叭達」，人頭墜落於地。書中交待，高杰可沒死，死者正是九首真人李長齡，被朱天飛在後面一刀殺死。這朱天飛手提人頭來到北上房，對眾人說道：「我把刺客殺了。」嚇得鐵面僧冷冷打一個寒戰，「這必是湖耳山的賊黨前來，哨探我廟中消息，怕還有餘黨逃走，那可就不好了。」朱天飛說：「就是這一個老道，並無第二人。」鐵面僧紀忠叫孫壽、葛福把屍首連人頭搭出去，扔在澗溝之內，把西屋內血跡收拾乾淨。此時高杰尚然未醒。侯化泰來到西廂房，用手一拍高杰說：「渾小子，醒醒吧！」高杰睜眼一看，說：「侯禿子，你別來攪我，咱們兩人可不玩笑。你這麼大年歲，還淨鬧！」侯化泰說：「你別著急，你問問孫壽、葛福，方才你這屋中鬧刺客沒有？」孫壽、葛福說：「可不是嗎！方才來了一個老道，要殺你老人家。」侯化泰說：「是不是？要不是我，你早作無頭之鬼了。」高杰說：「老哥哥，你是我救命的恩人！」聞屋中尚有血腥氣。侯化泰說：「你跟我到北上房觀看觀看。」高杰來到北上房，大眾齊說：「你睡得好死！」侯化泰說：「還不給我叩個頭謝謝我？」高杰是個實心人，聽眾人一說，他連忙跪倒，衝侯化泰叩頭，說：「侯老英雄，你是我救命的恩人，我再不敢瞧不起你了！」侯化泰哈哈大笑，說：「你起來吧！」高杰站起身來，見馬夢太微微冷笑，說：「高杰，你今日可上了當了，真救你的那個人哪，在這裡。」用手一指朱天飛。高杰說：「原來是朱老英雄救的我，我給你老人家叩頭！」朱天飛說：「這是小事，高賢弟請起吧。」高杰叩了一個頭，站起身來，用手一指侯化泰，說：「你這匹夫，當著眾人耍笑我！你就是再給我叩三個頭，我才饒了你哪！若要不然，我死把你的腦袋揪下來！」侯化泰說：「你別著急，我也沒叫你給我叩頭哇！你自己願意給我叩頭。」高杰過去伸手要揪侯化泰，侯化泰往旁邊一閃，說：「你別不要臉！難道說侯老老爺還怕你麼？」伸手拉刀，就要與高杰動手。眾位把他二人勸開。

高杰怒氣衝衝，大有不悅之色。侯化泰坐在那裡還不依不饒的，只說高杰藐視人。王天寵說：「侯大哥，你這麼大年歲的人，何必與他一般見識哪！你應該有個容讓。」朱天飛在旁也說：「侯賢弟，你作事就不對。他是一個渾人，你冤他作什麼？」馬成龍說：「這件事是侯大哥的不是。你們二位誰也不要記恨著了。」白少將軍和倭侯爺也是這樣的說法。

侯化泰一語不出，站起身來往外就走。眾人疑惑侯化泰上外邊方便去了。焉知道侯化泰被眾人一說，羞氣難當，自己出了鐵善寺，仰面觀觀，滿天星門，皓月當空，鏡光似水，如同白晝一般。侯化泰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我遊蕩江湖數十年，連一個朋友都沒交下。適才乃是一件小事，眾人都說我的不好。不免我從這裡直奔雲南，我也不回來了。要能把八路都會總吳恩捉住，把他首級割下來，至大清營奉獻，也叫那一千人看一看我是如何人也！」自己心中盤算，往前行走，不知不覺天到五鼓，見左右無人，大路之

上俱都是高山峻嶺，樹木森森。自己又歎了一聲，說：「人生在世，日月如梭，光陰荏苒，不知不覺，老將至矣！我今年六十九歲的人，明朝二十日就是我的生日。正在桃花盛開，又占了一個正午時，有人給我細看流年八字，說我一生太孤獨的很哪！我這一到雲南，死生未定。大丈夫生在亂世，焉能偷閒躲懶！我惟有一命答報君王。」

又往前走了有二里之遙，紅日東升，天色大亮，見前面黑暗暗，霧潮潮，彷彿象山莊鎮店相似。及至身臨且近，原來是小小一座鎮店，南北的大街，東西的鋪戶。街上來往之人不少，不像離亂之世。侯化泰想要找一個客店歇息歇息，見路東有一座德興客棧，粉牆之上書寫著大字：「德興客棧，草料俱全，安寓客商，仕宦行台。」侯化泰進了大門，說：「店家，有閒房給我找一間。」小伙計說：「有東上房三間。」侯化泰說：「你頭前帶路。」來至東上房，問小伙計說：「茅房在哪裡？我要方便方便。」小二用手一指，說：「就在這北邊。」侯化泰解完手回到東上房，一看牆上貼著一張畫。侯化泰不瞧猶可，一瞧此畫，嚇的癡呆呆一陣發楞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